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封大夫王太公六十壽序

世祖嘉靖萬邦建元壬午篤生雋異丕應中興於時國有仁賢野有耆舊或當利見或字開先潛見不必皆同同于楨國歷　穆考而延　聖主熙洽基隆壽考作人貽燕爲烈顧以身涉世夫人得而傴指之抑或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睞者莫辨庸詎知閱我躬也者視啓我後也者惡能賢乎封大夫王太公瑞產也

歲壬午太公生少以孝友聞戚疏無間年業博上竟格有司自惟六子出而乾安居直將以不用為用非則首舉遺經以授主器寔惟守君公始及彊守君業已賓鄉國公未及艾守君業已對公車公未及耆守君業已最郡丞封父母如令甲人言守君蚤貴非直守君才也躬稼而授之穡故先登省括而授之擇故命中不有資始疇與代終世濟之謂也守君筮同安令尋徙盧谿既貳衡州歲星周矣公甘家食守君三仕三逆之公屏安車距不可及新都檄下守君力請奉公東行待命浹旬距如嚮者守君鞠跽申告曰新

安地殺而民纖寧詎敢以口實爲孝養顧父母在春秋並耆京在簡書諸少大半在經藝惟是二三弱息指使不共卽二親幸而寧居京何敢倍親而仕待命越宿距如初乃介舉宗長老從容說曰狐偃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自冢氏入官恢恢乎迎刃解矣新都保界寀阻表首善而輔故都此其大軏不缺則折雖有利器惡能取辦恢恢守者專城而居伍駕而出俯視皆其宇下寧復誰何冢有嚴君則惟父母長公往矣日討程書而訓之朝而授成夕而受質師保父母咫尺不違豈惟冢氏賴之境內且有造也太公謂

善迺命僧人都中日幾幾望太公懼將不旣旣至則外言不入内聲不揚雖厮竪掃除曾來一覩公而頃之四境畢治歲大有秋秋八月甲辰公撫初度戶庭肅肅都人士無繇贊一辭顧須守君而祝太公衆欣欣相告也率謂太公至矣藉第令歲惡寧無蒿目乎哉雖日求所以中太公驩其驩尠矣乃今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則其得天者奢也即守君有土矣藉第令地惡不遒殖則澤量雖日求所以中太公驩其驩尠矣乃今首列甸服奕奕煌煌六府充盈四郊安堵則其得君者深且厚也得天得君並受胡福天錫難老

君上無疆於是乎在者其始筮與卿大夫曰唯天與
君至尊無上信乎太公其交得之矣其在周頌綏萬
方屢豐年則今日事　太上龍綏所及豐澤所漸四
逆不倍守君特沐其膚寸耳單厚云乎哉太公家世
受儒逡逡躬化得時而篤郎殊方異俗莫不歸仁卒
沮不行猶然以布衣誦義凶年請糴公謝糴者而賑
之宴人子請毋錢報者不居其贏不報不留其券及
守君以世業顯不啻吾身親見之守君自言其趨庭
猶面丈也詢文無害則色喜聞罪無赦則色憂日三
省則令之三食再上則課之再使京奉以周旋庶無

得罪於羣黎百姓大人之面命也慈而教教而刑則太公樂矣爲衆父易爲衆父父難父任其難以佚貽子則守君樂矣守君奉太公之教畢得有衆離心即南山之聲歌益州之醻德方斯茂如也記曰樂則安安則久然則太公之壽也壽諸子守君之爲太公壽也壽諸民世德作求自求多福皆是物也天乎君哉不佞道尼以禮起家請言禮意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禮也明有尊也公歷　三朝躬逢全盛盛年而祿于于國中年而爵父于家天之佑順君之陟明信有徵矣太公若守君世長者德夫孰

敢擴天功忘帝力乎哉於是謁者修合語之禮以告守君守君述其語爲太公誦始而避席既則循墻既則仰而呼曰惟天陰隲下民北嚮稽首而祝曰　天子萬壽

遷化篇

太公行年六十則就二千石養新都其秋大穰百壓露積八月旬有三日適太公覽揆之辰屬縣二三大夫待命謁者先是謁者受君戾戒公所無私交旅見者牘而不庭燕見者庭而不幣日至則太公申儆僉屬毋以竿牘篚幣恩中涓二三大夫前自通屬吏非

私覬以也顧今庶老僬僬至麾之門庶士蹌蹌至止之臬彼其喁喁內嚮幸得藉口而專達之比歲水溢江南　太上閔焉出內帑以賑不給君侯入境自日中而歷宵中膏澤以勝歲入且倍庶老率以非君侯無歲非太公無君侯太公遂戶深居無繇一望顏色瑞陽距新都故近其條可得而聞太公之居近湖湓都形勝公治別業阻江介而天游乃今息趼舍中寧詎能自適其適也吾郡若黃山白嶽天都帝時在焉城陽崔嵬厥有仙隱蟠極東略是爲三天子鄣新安江水至淸淺深畢見發雲門而會歙浦注于南岷要

亦流峙之奇隩區神臯在是矣顧太公於是乎寓目僊僊乎神游吾儕第狃峙者爲彀烝觴流者爲洞酌以此爲壽太公其終距之耶謁者曰閩海衡山非不鉅麗太公終不以其故出王又何有於區區第吏端胥後命二三大夫曰然庶士之陳說進於是矣自東越主盟吾道扶義而西翼軫衡廬之間首應如嚮太公之營別業何事游觀直將以聚子姓興人文本之以躬行先之以孝弟君矦其始發也新都儉於千里北入洛而南入閩程朱二氏之隆此焉郊禘　明興股肱南國多士爲楨君矦下車孳孳嚮文學其化若

時雨其勃然興也若待雨之苗願太公揖而進之具在庭下稽憲乞之惇史考中和之樂章猶之膏露自天嘉生滋茂一變期于至道豈曰鄒魯之云乎謁君見之矣謁者謝曰吾道遵海而南七閩其窟宅也舜禹南狩往蹟可稽太公慕古昔而稱先王車轍馬跡曾不一至他可知矣然庶士之論視庶老為賢吾其並舉而入告之可否惟命有頃謁者出則紹太公之命而致二三大夫秉忠無良無能食先方伯之舊德孺子京昌然有士懼其不任將為境內憂二三大夫幸而從孺子游庶無顛趾無覆餗矣其在　令甲大

司徒主計率十年一更任土更征編戸更籍此其會也　縣官務平其政于宇内率土更均夫國之天在民民之天在食惟是三者民食之原與時宜之郡邑數十百年之利也孺子在事役役然與二三大夫俱儻然藉羣望之靈建無方之利上之壽國下之壽民凡在版圖莫非壽域卽秉忠越在羈旅無位無民顧得衎食域中則亦二三大夫之賜也乃若從諸父老而浴槃游從諸文學而通賓客謹謝不遑於是庶士負墻庶老卻步咸舉手加額祝多壽者三太公之及此言境内之福也二三大夫出就東郭藉籍而多太

公余傾耳聽之不自知其席之蹐矣仲尼之徒蘧莫
如賜要諸君子厘以瑚璉器之蘧伯玉欲寡其過而
未能則知非之謂也六十而化庶幾乎不戾念是非
乃其心未嘗不數數然求立于無過而後巳謂之君
子誰曰不然君侯之守新都夙夜不倍其家法廉矣
正矣易直矣近民矣從善如流無無成心矣法不善如
驅諸罟獲無深詆矣太公之程督之也不亦愉快勝
任哉顧猶嗃嗃而操子舍兢兢而畏民碞倚辦二三
大夫時而參和時而夾輔非徒爲燕翼地也直將登
吾土于有道之邦其人則遂其年則化其言則君子

也斯其為郡中曾大父無忝矣豈必其身仕而後道行哉二三大夫唯唯余言請籍之以風豈第二三大夫者休寧則曾令君乾亨婺源則趙令君崇善祁門則張令君季思績溪則許令君弘綱先是故歙李令君琯以跣行黟甘令君士价以檄徙蓋亦與有聞而非遠者也

郭封君六十壽序

先帝即位詔有司選茂材異等貢澤宮吉士郭子章擢

廷試第一尋舉進士出理建州理故傾博士家年少耳發硎於族輒以三尺擅埸所部上程書則

賜爵父母如秩人言理君必就善徙乃僅得遷都水部郎嗟乎理何必郎郎何必留都也理謝曰予竟棲職無狀而　君恩上逮二親乃今　與命自天與程期會使家大人得被章服于章上壽爲膝下歡足吾願矣則之水部吏事故希比就舍日夕緝古文辭賓客出而視權去煩苛於是治業益專結客益廣諸所論著傾百家都人士籍籍水部名必就善徙既而拜二千石守潮州人言水部雅以文行重當時固宜程功令廣學士昔昌黎當阨越在潮陽即今爲文物奧區去昔遠甚于時振羽旄而屏干戚無所讓

何氏三壽圖意潮州淺之乎其視水部也水部謝曰子章奉職無狀無能歸父母今名乃今家大人始杖于鄉與程期會使子章得奉咫尺之檄歸庭上壽爲膝下歡足吾願矣夫士蘄以其親顯紛白首而名不揚或以言揚親不必逮幸而逮矣壽不必康夙夜皇皇喜不勝懼此皆人子所不能自必而潮州獨能必之封君封君始艾而覲尚書郎始耆而覲二千石既逮且永既壽且康由是而老而耄而期頤由是而四岳而六官而三事猶之山立川至日升月恆駸駸乎頤霤而行踵輪而進矣此其小者也父之親子也

其貴之際厚則其望之際奢望者三太上名世其次振世又其次用世乃若貧逢世而與世浮沈下也其在當世名世則踰越二文成振世則關中洛下海右江東至若用世之良不可僂指道未喪世慝用儕俗爲哉潮州結髮入宮其爲世用則已登以明經則首舉以道古則先鳴即里耳不聽莫不聞潮州而傾聽潮州退然下士士逡逡爭自下之樹羽于作者之林殆亦振世者之所爲務也由是得時而駕騁康莊而中鑾和蕩蕩平平庶幾乎名世之業是則封君之大願潮州一再鼓而足之封君足則潮州無不足矣乃

潮州惟上壽爲汲汲不亦銳乎在禮亨熟羶薌非孝也養也奉觴上壽夫非一日之養也與哉唯孝子爲能不辱以立身不匱以承志其斯以百世爲養天下之孝歸焉潮州以能子聞寧詎以一日而當百世顧一日之養則鞠跽可以承驩藉令以百世爲期我未之能逆睹也潮州之所爲汲汲意在斯乎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于善仕何有不肖蚤歲通籍竊比潮州往先公就養司馬舍中越三年始艾既耆則余守疆埸既老則余從簡書即明發有懷求一日之養而不可得乃今而信潮州之所取足者固非貌言要

以百世之後而見其睟心則異日者之不匱在潮州之急不肖亦猶不肖之急潮州潮州且行不肖無能爲封君壽則介潮州弟子潘生阮生往述卮言而質之潮州兩生唯唯

元老申相公五十壽序

元老申相公未及壯而登上第監成三事其年始盛居八年而秉國成越二年始艾古者四十彊仕五十命爲大夫迄賜几杖而朝其年可僂指也刪之論記王者必世而後仁藉令具王佐才非蚤服何以重積公獨蚤貴則天錫之徵有開必先其年十五星聚于奎

壁萬物胥悅於時爲秋宵中之望值奎是爲　天子
萬壽先期一日值壁則公覽揆之辰出日必先啓明
乃在壽星之次君臣一體壽徵于天至期則薄海內
外北面而呼萬歲爲　天子祝者三既則舉手加額
面東壁而呼千百歲爲相公祝者再於時南極星見
亘奎壁而麗中天奎主府庫是爲尚方壁主文章是
爲祕府一德交暢德隆則星從而隆天下文明千載
一覯大衍之策先天天弗違天與日星於是乎徵矣月
受大明而久照其象爲臣陰陽和而月生望而盈秋
而盛臣道之全也律三光以臨初度不亦較著乎哉

公起家南國南人之言曰鄉國自嘉隆以來名相六七代起最著者蓋華亭爲興化則皆得全全聞竊惟世祖踐高明　穆考躬玄默華亭廉廉興化休休在以同爲和業已享高年而永終譽　上初訪落歷十禩而總萬幾率親以仁率祖以義一張一弛咸與時宜密勿之臣嘉猷入告莫不攝衣屏息委佩受成自昔虞周之良則禹皐陶旦奭禹讓于德亟拜昌言周公聖人不信君奭偎云甘辛異味而同和黼黻異采而同章不亦希乎華亭跋胡興化畫尾皆是物也乃今師師自二三執政始謨誥者得盡其言劑鹽

椎爲和引繩墨爲直國興讓矣上得　君而易喜下
得助而易知其斯爲百昌之宗得名得壽胥此也諸
長老否否吾儕直謂相公難人主之尊如天近益多
懼都俞不廢吁咈昭德不忘弼違無成而代有終難
矣人臣務引其君於當道宜莫如進人言顧高者近
名堅者守訕訕則塞路唯唯則多門難之難者也
鄉人述其言以告不佞不佞何知昔嘗從事太常受
役司馬比年從養生主受黃帝岐伯之書乃知禮與
政通御與治均良醫與良相一也發硎之刃割而不
更非不利矣而太廟羞臑則用鑾刀何所取之取其

和而後斷也𩧺褭騂騮起忽滅沒非不捷矣而天子之路馬則服鑾和何所取之取其和而後行也崇者傳之火熱者踐之冰取辨一時奭然如脫非不醳矣善醫者則惟辨標本察虛實務遠慮而忽近功何所取之取其毋伐天和以不治治之也疇昔之事俛為政快察察則無徒將以致祥人和沴矣公秉國器無所用銛工國步無所用騍擽國手可坐制無用亢以攖人心夫是之謂中行夫是之謂達道由是進思和德退思和衷溥之四海而洽和風塞之兩間而溢和氣五十之年始至未艾之日且長殆將汰期頤眂在

宥　天子建中和之極宗臣典制作之司於是履祁爲禮敦和爲樂頤頤然納宇宙于太和壽之上也夫申炎帝之世也周則申伯漢則申公一以元舅託懿親一以宿儒明正學屏中興而弼英主豈不足多要以鼎鉉居尊奎璧成象則今爲烈自今而撫五辰齊七政立臣之極揆天之章保章氏不占而孚矣公同籍士殷守善受公知最深聞不佞之言竊有合也直將載之束帛待命謁居鄉人諸長老曰善

方敬之七十壽序

自庚戌與虜壬子與夷文武士狃承平事猝起輒狼

顧抑或喜事輕覆後至者卻勿前大都不試而投諸
艱進退罪也方敬之受傳士易蓋與吾黨六七人同
爲諸生敬之及弟定之並列高等余由戎曹請告適
窮寇突郡中幸而保四境完境外騷動余時從敬之
筴事莫不審殼率中堅瑕至若廣積貯繕郛闗言㽬
壘皆便計余雅言四方有敗責在封疆之臣非直有
司之難開府難矣彼由起家而歷開府累若干年由
一命而致列卿遷若干秩可謂不試乎哉然而任者
什二三不任者什八九試而不效容或有之未有不
試而效者也敬之一蓬掖士一旦而任開府則其優

爲無肅試矣定之唯唯吾子何自而得吾兄江民瑛語余君特未得定之耳敬之以高明勝故易知定之沉潛故不可測他日所就業多也其後定之馴致開府壹如民瑛言敬之發跡澤宮僅得建昌文學人言布侯五步之内命羿以鳥號難爲射矣比文學至所部一見皆驚文學以彼其材不職論思則職獻納藉第令有土百里云乎哉何至羸馬褒衣與豎儒伍於是郡有大獄則文學主爰書諸縣令丞之人則文學居攝會南豐卒譟夜縋城上變郡中守遣吏踵學宮自臥内召文學守逆之堂下執文學手語曰須公攝令

一行毋反公署即徹吾輿入昇公往耳卒聞文學自至相戒勿囂至則聲大義訶責之察其所繇不平爲之部署衆稽首請罪反側舉安部將妄自尊據上坐文學正色曰禮有賓主秩有崇卑以卑秩則君爲崇以閱地則君爲主文學吏猶賓師也君雖貴倨曾何以加賓師部將甚慚避席而謝不敏會定之進江西右轄文學當避而徙官所部相與爲謀右轄遞轉如乘傳毋驅文學左次失此良師乃檄文學出境購遺書及期而反文學仰天嘆曰歸乎吾官文學數越樽俎而代有司從則侵官不則方命吾將從此逝矣所

部方推轂文學具良吏才尋遷石城力謝不赴郡縣大夫入境率存問敬之達言必藉居間大輒立解則又嘆曰吾方以文學避吏事幸而得休乃今以韋布而干郡縣大夫權不祥甚矣遂挾諸子出賈四方遞仆遞興僅得中賈顧猶矍鑠自負老不倦遊定之趾步不出戶庭而計然之二策畢舉其始也才兄弟也名兄弟也迄于晚節同歸殊塗儻然而來不啻王父之于子姓氏璞之言有徵矣余惟擬人以倫象人以器凡諸成敗利鈍不可為經大率敬之類伯淳定之類正叔人不必童而倫童矣敬之之器疏以達定之

之器廉以深器不必童而衆童矣夫何故定之試而用矣用而效矣故觀其成則賢在敬之則徒以不試之試卜其方來不用之用究其未盡蓋未要其終也嗟乎敬之老矣吾言終不讐矣天下幸而無事無所用敬之脫有不虞今之恬嬉猶故也敬之資信游矣年信窮矣以身而當緩急飛將軍慤得不侯有如臧丈人乘偏朱蹄假之十年猶可同載不然則吾黨其在兩公其為偓佺三天子都皆壽域也即胙之茅土于我何加敬之以五月生長不滿六尺余從諸大夫為敬之壽述余言面質之

蔣母八十壽序

往余客外家諸蔣殷殷盛矣家丈人禮兒子二則長公汝礪次公汝和長公席寔安侈供億庖有常珍閣有加豆飴餳果核溢于圓方蓋職中饋者靡不共率於孺人取足孺人容豁之自出吾宗也居亡何孺人寡當室虛無人梱以外次公授成梱內則孺人爲祭酒其業滋大視疇昔什倍之初長公有遺言娭次公宜子擇可者爲之後其後次公舉九男子則以同母子文濡文湛文沖後長公次公既帥三子廟見長公長跽孺人膝下孺人泣曰嗟乎爾曹皆吾翁遺體吾

幸得而子之有如藉先世宗廟之靈不失而翁祀事其吾子也于時文濡受業太學文湛當户遞舉子男二是爲孺人孫文沖美姿容業已受室三者皆能子矣甲申孟夏之望孺人始稱耋於庭三子率諸子婦先期而復孺人請爲壽孺人蹙然避席曰而翁中道見倍未亡人宜從第翁後未立翁兆未封殭忍須臾以待卒事乃今幸而有後而翁之堂斧殆將不遑情事未伸發人安得爲壽三子皇皇然自失就諸長老而問禮焉諸長人公言汪故魯人公裔也易與周禮在魯信而有徵司馬以禮起家是宜知禮三子踵余門而

有請也古禮何如夫壽非古也禮以義起各從其宜
易有之觀會通以行典禮夫坤爲地爲毋而廣生必
資焉要以生生者不自生而不生者能生生无成而
代有終則妻道也亦毋道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卽
年數不可勝計矣孺人之不子而䕫也卽四顧庭内
于身何有哉藉令遽廬視家蜾蠃視子夫人之常耳
孺人壹以良人未畢之業任之以身良人未發之緒
任之以子卒之以三夷六長公無子而有子無祀而
有祀無年而有年此之爲令終孺人其代之矣坤之
初索也復居之文濡折節爲儉庶幾脩二一公之業不

攺其初蓋中行獨復者也再索卿師矣容氏翕衆取
諸丈人在師之中長子帥師師則文湛事也三索則得
謙矣謙謙君子其惟季子文沖乎其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謙之至也夫是三德惟
坤母之由敦復而得衆出得衆而撝謙其斯大有造
於而家世世子孫皆饗壽母之賜於无斁矣二三子
述此言以往奉卮酒而薦之始酌曰母也父妣王父
母是依自王父母以降年僅久皆母始大若艱是用
希上保禋祀下翼本支是酌也王父母之酳也母飲
斯於是孺人灑然舉矣再酌曰考氏豪舉列鼎不貲

豈曰口實甘旨脩慈一失其曹胡不灘漇母也聖善存歿德齊千秋血食似續饗之是酌也考氏之叠也母歆斯孺人正容而受之言言如也三酌曰園有嘉樹三荆連枝言樹之背繼男則宜二三孺子黄口蚩蚩母兮鞠我恩斯勤斯於萬斯年爲母氏師是酌也二三子之康爵也母歆斯孺人於是由由然卒爵起曰無已太康孺子休矣

合璧堂稱壽序

在禮人壽遞以十年爲差由艾及耆直中壽耳司徒程長公從吾宗受室不佞稱淑人姑其生也歲時月

日並同蓋天作之合也時而始降亦在龍蛇之交一倡一隨其間不能以瞬雖有巧曆夫非千古一覯乎哉乃今並耆舉室壽于庭舉宗壽于廟若親暱若交游壽于路寢鄉大夫路車十乘壽于七仞之堂堂故潭潭更名合璧則自不佞命之矣夫千歲日致七政爲章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甲子於是乎成象矣是會也焉逢卽次維甲之年月應黃鍾天開於子長公乃介眉壽六甲始周有開必先五星聚於奎璧星紀句有三日弧悅並在高門其斯與日月並明則合璧之象也先是長公舉內史亢子生舉南宮乳次子

以次進秩亦以次而得五男長公爲令淑人從之武康進尚書郎從南省旣以落臬大夫之蜀之楚之越之黔之粤進南京兆督南太倉淑人以雞鳴從之魚軒幾半寓内長公得謝不問家日坐南樓治具召諸少角奕奕負則舉觶觶之以爲常淑人居庭中外懍懍外典祭祀賓客内紨諸子諸婦諸孫燕喜自如秋毫畢察卽長公以莊見憚有如拂士法家人言長公冬日之日也煦煦然其和也由是而迎長淑人秋月之月也皦皦然其察也由是而繼照和則用明而晦察則用晦而明陰陽和而各有合矣代明而久照寧

能以歲時邪鄉大夫在賓階者謂不佞兄長公而姑淑人讌登為壽昔在公車三百齒乙酉者三人首江陵次長公次不佞其時皆具父母其後皆長子孫顧不佞逆婦三江陵再而長公則夫婦偕也江陵起文學侍從位極人臣吾兩人首冠鷄鶵而稅之將以菟裘老也要以名實先後不啻徑庭長公元子先鳴諸少競爽猶然雌伏吾三息猶鷇也曾不能搶榆枋江陵公子翩翩不翼而搏羊角此其相去若懸寓咫尺之謂何禍福相乘江陵孥央吾家豚犬亡論也長公七穆具在總總林林弓冶栝棬早服重積乎翼翼之澤

深矣必有全人而後具全德必有全德而後得全昌
百全百昌有容乃大蓋言量也是故有桮杓之量有
瓶甒之量有鍾釜之量進而為溝澮為滂池為江河
為滄海以鍾釜而入桮杓則渟以江河而入溝澮則
襄陵其所持者狹其所受者奢必無幸矣江陵所不
足者非才也量也何以故易溺故也易滿故也澄之
不清提之不濁其斯為百谷王長公殆庶幾矣海陽
孫氏伯仲于長公為婚姻有味乎不佞之言歷階而
願有復也在天則有二曜在地則有四瀛司馬之取
數多矣今夫海浴日而應月則地承天彼相巡以致

天下之和其惟無量而無不承耳長公世以受詩題稱壽莫善於詩其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川之方至以莫不興諸以是爲中壽詩樂府亦詩之遺也其曰日重光月重輪海重潤請以是爲上壽詩鄉大夫皆曰善

贈吳伯舉序

不佞習伯舉爲通家蓋三世莫逆故處士與先大父並起浙其贏得同故太學從而之淮先公廢貫矣不佞則以儒知伯舉伯舉帥諸介弟悉業成均太學息故業而饒推無苛禮即遇所尊敬貌磬折而神坐馳

伯舉翩翩有國士風喜賓客揚州聚海內上賈諸吳
蓋州其地當六傳之衝賓至猶置驛也至則以名高
歸伯舉比之原嘗諸顯者下車入門日投轄如碁累
伯舉居常嗃嗃終不以上客故而有擇言至其徇客
之急盡客之驩無不饜者雅負博古重購商周彝鼎
及晉唐以下圖書即有奇千金勿恤舉一子始冠業
已傾江都諸生為之歲延師四人其一講德其三脩
業伯舉慷慨持大體諸吳有不決率片言折之往往
居賈人間諸上賈西面事之為祭酒其居賈故久握
算故長獨內外應務解紛結客課子日不暇給則傾

槖而授掌計伯舉受成　縣官急軍興右陽翟賈陽翟挾鹽筴爲政非善賈莫敢干掌計大亡其貲陰借伯舉名□□數百則又塗其耳卒無聞甲申伯舉行年五十上巳相與禊川上乃就不佞謁行不佞則以里俗自艾而期頤即遠遊必歸受賀乃今初度近矣獨柰何行伯舉謝曰吾今始知四十九之非也何壽爲是時陽翟賈掌計金其事覺客耳語伯舉責在掌計君勿與聞伯舉曰嘻寧亡不貲毋冒不韙且人以長者急我輕累萬而貸所不知者何人我徒以夫巳氏而奪它人財此之爲不長者浮夫巳氏遂面質

陽翟橐中出萬六千緡歸之客蔪之曰偉哉夫巴氏亡伯舉金不責足矣乃今一舉而割萬六千以狥然諾贏者曾幾何緡伯舉笑曰吾耽好古之癖出吾扃鐍足以代數歲之耕吾有子而授一經藉有成足以終老彼儻然而去者又安知其不儻然而來客休矣伯舉善季弟爲婚姻季謂自仲雍季札以來伯舉能讓千乘矣不佞則以郡中諸吳爲盛聚族而里谿南素封如林而軒冕間出彼贏則此詘理有固然乃今諸孝廉諸胄子諸文學無慮數十百曹小試則偶大試則奇人言逢掖何負復陶資斧張則鉛槧弛矣伯

舉弛其張而張其弛不干其身干其子孫天道猶張弓不引不發亦猶欹器不覆不平伯舉辨此矣往吾先公任放破大父之產以奉刀圭久之其術不神不佞乃始通籍其後先公登大耋被　三朝覃命居三十年伯舉之贏什倍先公其息子才百倍不佞季請以是為伯舉壽遞舉祖乙爵父乙爵為先世爵之既而脩康爵三加爵無筭且共正父鼎為伯舉羞即一飲一石可也

太函集卷之十五

太函集卷之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鄣語

世之命儒者二其一道德其一文辭當世並訾之訾其尸說長而夥行短也譚道德者下漢唐而登宋莫不尸祝程朱譚詞章者左宋而右漢唐則建元元封開元大曆為政或源或委一本不殊迄於末流且交相訾疏土可稼刳木可杭石田土舟雖勞無補彼訾道則石田也彼脩辭則土舟也兩家雖起分類植羣

伐異以徼功黨同以守勝攻若鳴鼓守若登陴由是畔儒者張歸儒者沮矣　有明閎儒崛起宇宙中與明道則王文成脩辭則李獻吉四方響應各當鴈行直將泝洙泗泳江潭即洛川閩海請室茂陵則其濫觴者耳大鄣揭竿南服是爲三天子都蟠委郡中閟千古而一發由歙而洛由婺而閩宋有大儒五人孕其三矣獨經世之業不少概見其有待而興乎婺兩生曰兩其負俗脩古雅言邑人自邑告命猥以人傑而協地靈藉令格拘論去陳言且捫舌退矣吾儕生聚斂訓依依大鄣所不首載前茅張皇南國者非夫

也食其籍郡文學及吾門不其脩博士業而棄之奉
父處士家食處士者則州里所稱吾廬先生也予式
沱川里登大鄣不其請從元咸爲主比就精舍處士
介不其以竿牘通名且布狀曰純明習聞司馬嚮往
之乃今幸司馬來願從杖屨顧奄奄老矣賓客之事
無預焉謹因孺子爲從者着敢告不腆予謝曰禮在
方望問高年者就見之矧處士君子儒固當往見病
未能耳吾聞處士求道東越師事鄒文莊乃若大宗
伯歐陽公大司馬聶公少宰程公太僕呂公太常周
公儁郡王公則皆分庭講業其於道德孜孜矣兩其

方以論著爲務寧無討乎對曰不然余小子未聞道而務多言則夫子以正教矣概以言志言義夫子身親爲之何討邪嗟乎而今而後信處士之爲通儒矣世之詬儒者䀹䀹也詬北地以科斗詬東越以菩提彼徒以經術爲徽纆一旦幸而釋之自任以爲天放亡論已其或以詞章而絀道德胡爲此規規祝祋禮成惡用芻狗去道遠矣語道德者法天地恢恢乎何所不容人有其文人自多之耳無寧以爲口實暴其短而居其長而曰猥自託於無能之辭朽之人以爲不朽文而無當六經三代何有焉其言辨矣昔孔子

志三代而定六經終古誦法文未墜地斯文在茲彼
謂三代無文人非無人也則人人文也六經無文法
非無法也則言言法也徒竊有宋之緒言推而附之
古昔猶之鞟也不傳之毛則虎豹犬羊等耳藉令文
成復起必不避多口而吐良知與之摛詞必不襲全
能而茹獻吉何以故至則獨至長則衆長見獨則精
用衆則裕通一無二是謂大成昔夫巴氏吠吾邑中
目作者爲能言鸜鵒夫夫自居以鳳德斥人以禽言
岐山朝陽聲中律呂鳴之盛也不鳴而喑鳳德衰矣
喑猶可也如之何其吠邪兩其善鳴則丹穴之鷇音

在傾耳而聽莫逆於心處士之所以爲通也不其又
言家大人覽揆之辰余小子從兄上壽家大人避席
戒勿觴孔子七十而從心固將以萬世爲壽而翁既
老而志未立壽之謂何休矣嗟乎人之壯也負盛氣
務上人比及季年蕭然待盡尚安事學天佚處士以
老處士不弛餘力而讓勞申公八十而務力行衛生
九十而務正言處士優爲之矣衛風之抑則其人乎
始吾求之詞章三十年而未得也終不以其故貶道
德既求之道德十有五年而未得也終不以其故貶
詞章乃今而求無生乃今而求絕學踯躅四顧依倀

乎漫衍無家頃擗振衣岡蓋大鄣絕頂為元成築方丈室是為最上一乘異日者要處士為天游庶幾乎得鸞方矣

三壽篇

古有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今之郡大夫古諸侯也內諸侯得專達其在岳牧之閒新都當甸服南視圻以內為尤重君侯高公聽郡之政不三年而政成庶民安其居庶士安其業庶邑安其職凡諸衛皆耆舊無不安其餘年熙熙乎三冬如春至治已其年踰彊者七未五十而冠諸侯復之七日為甲之朝寔惟

初度于時諸父老番番然杖也畢以褐衣及門則皆曰君侯得天天壽之矣何以故天之視聽以民吾儕小人則天之民也請爲君侯壽閽者不得命敢辭既而七校諸生斌斌然履也畢以縫衣及門則皆曰天錫難老泮水歌之吾黨幸得奉教君侯請爲君侯壽閽者不得請請閽辭唯而列也令君下車煌煌如也以褐衣見閽者進之庭君侯三辭則皆退而造不佞君侯雅重司馬顧藉一言爲先談一令五申敢不唯唯夫稱壽自成周始不惟其齒惟其人周公以弱冠而壽成王非尚齒也今之爲壽者率更十年爲差自

耆艾以至期頤得一當而後成禮抑或其人非矣齒之謂何諸令君之壽君侯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也郡大夫則姑也父師也縣大夫婦也弟子也婦之事姑弟子之事師師郎日一上壽不爲數矧玆覽揆之辰由今觀之亦唯君侯壽庶邑耳昔君侯以安靜命不佞項之入計則不佞儇指其善政而載之贈言大都以靜得民不暇更僕畢計而反行部者接軫于塗君侯居之以莊應之以暇張而不急弛而不濡歲旱躬師庶尹禱之卒以得歲民有菜色亟發常平項以經野籍成或持議相可否虛已以聽無臆斷無詭隨是

歲論士不及賓興則與七校更始日有程月有試歲則考成下仁賢必以誠交游必以禮惇厚故舊必以情於是民樂有生士樂有造賢豪長者樂有儀刑徐徐于于四境之內皆壽域也君侯以一身而壽六邑六十萬戶之衆饗其德者莫不奉身稽首稱萬壽以壽君侯君侯壽矣諸令君曰俞敢拜善言之再不佞則以郡四塞皆山也隨山而濬理之黃山主歙白嶽主休寧婺則三天子鄣祁門則石鍾黟則歷績則鄣編戶山居利用安靜安民則上易事安士則下易知上下咸宜皆壽類也安而靜靜而壽蓋取諸山言有

微矣吾聞泰山梁父長四嶽首三公天柱地維於是乎在海岱都會命曰山東君侯於是乎蒞焉則嶽降猶申甫也夫以身則竅山川以政則襲水土深根固蔕壓地無疆君侯壽矣諸令君曰善之善者也願得其三猶惟趙孟之動衰賢於盾徒以畏不若愛善政不若善教之近人往者憂旱而雩暴如執熱幸而息陰幸而望屋惟恐其不幽無他夏之日也畏之斯避之矣迄於長至陽復而見天地之心冷然風行油然雨施幸而杲杲然出日直將以炙背獻之七日來復是曰天根萬物芸芸孳於此矣夏之日浸以短冬之

日浚以長蕃夏之爲言假也長之養之故勞冬之爲言中也藏之故靜君侯冬日之日也以次則始畢紀以時則始高春豐之日中宜照天下則自吾郡始君侯壽哉諸人君躍然起曰詩不云乎天壽平格善言天者協諸地驗諸人昔麥丘之祝者三其言具在今之三壽廣矣一言可市無慮十朋庶幾乎弗克違請籍之以待命

非非篇

汀州公之耋也仲子南仲載媚子自江淮歸觴以百金侑以媚子既帳具公坐康爵堂客至遞觴觴至遞

侑郎公不酒務盡客驩東郭氏從諸鄉大夫醵累百徑醉矣明年甲申仲始及艾其月丁卯其日丙辰會素封氏入里中儼然過仲仲舍儒而就賈直將兄猗頓而弟陶朱顧翩翩從少年遊競輕肥近妖冶既則杖策而游幕府逝將築京觀封鯨鯢比年矜已諾游諸賢豪長者間游道廣矣俠節彰矣郎齋用不詘而資斧不饒彼在醜夷業已四三倍矣仲之翩翩猶故也乃今行年五十寧亦知四十九年之非乎仲目攝客而起曰吾聞體有所不賅志有所不適吾子將饗鷄鶋以鍾鼓吾懼其不樓責粢牛以狸狌吾懼其不

捕客休矣素封氏未達過東郭氏而質焉東郭氏曰善乎吾子以遽伯玉而脩南仲君子也伯玉能信於孔子而不能信於莊生夫何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汀州公年八十而神愈王百體愈康角奕則累日夜不休秉燭作細書纍纍然如貫簡珠而不類雖大化厚公以生矣夫孰爲養生主哉乃公黃髮而童心時而佚游時而善謔功成身退失得不入於其心適矣猶之澤雉不樊自適其適故適足忘屨適要忘帶適意忘年由適而忘壽之類也公有丈夫子三伯工主器而季孽也仲爲豪舉自負不羈乃大類公

公務名高仲亦爲名高公務結客仲亦喜結客公務施仲亦施于不報公務身先仲亦以身先公質行具傳中更僕可數仲急外家視二孤猶手足首義倡衆保鄉先達故第而復之視公之立曹氏孤出鄒氏獄益一軌也甚者公任放仲亦任放公嗜音仲亦嗜音公多自許仲亦揚揚公多滑稽仲亦喜隱至若當四方輻輳之會通萬貨之情目之所擊手之所批恢恢乎莫不迎刃乃其心則何徼焉公八十而未衰仲五十而未艾夫有所授之矣藉公負盛氣務上人投之儒必爲平津投之賈必爲端木則所獲者僉所望者

奢不快快則皇皇又何樂也仲以游閒公子其力足以致不貲如必將役連騎僕擊鍾日亦不給茲惟解帝之懸任天之放而後可以濟世美而襲壽徵然則子之所謂非仲之所謂是也子非其所是仲是其所非二缶鍾焉兩者皆惑矣庸詎知其孰是邪孰非邪其果是邪果非邪抑非非邪素封氏曰仲有子之恒以論著顯其知交多大父行仲日討而論之胡為乎繹經術而干時與置之一室收鑰而閉之門似也厲之人處其子之似已也彼亦自知其非矣及恒自成均應辟佇亍之金橐蒼狹斜游家人有嚴君斯言何

謂也猥云是非莫之適主若此者非非邪東郭氏笑曰子之所是也世人之所謂是也吾不謂非子之所非世人之所謂非也吾不謂是夫齋立尸居師或不能得之弟子而子産之聖公孫穆也弟或能得之於其兄子毋庚念是非第從仲歆耳之恒進曰家大父在恒將待命爲家大人觴在禮何如東郭氏曰禮也爲人子則無爲矣故生日惡用觴乃今大耋居庭見弟子姓具在卽脩爵無等不亦可乎恒躍然曰使恒得以純繪趨庭幸矣顧恒𩛰生也無能奉家大人驩願乞一言以當百金徼惠二三友生登歌以當侑其

殆庶幾乎康爵哉遂裂帛爲太常籍東郭氏之言以
進

光嶽篇

高皇帝徧置藩臬綱紀萬方視古方嶽獨圻内得專
達不隷分曹嘉靖中島夷大入甸南始治疆事置監
司其後外釁穴而内脱巾復置如故蓋蒞郡六州一
畫甸服之六七而觀察之迄今餘十年而晉江周使
君在事於時境内無故公率與都人士同休朝鳴鼓
而夕荅桴不煩三尺甲申之歲乃大有秋大江以南
州郡穰穰露積使君年始及艾適值覽揆之辰諸守

士率以公事自列郡來受使君戒毋用熙常遂相與從岡陵之祝要皆取諸境內名山內史部則以三茅東略則以天目皖以天柱姑孰以天門宛陵以陵陽秋浦以九子及吾郡高大夫至則以三天子都諸大夫聞而善之是足為使君祝夫自崑崙引滇粵而東也入閩而北折為三天子都左彭蠡右錢塘是為江南鼻祖高乞千仞綿亘三隅子九子而孫陵陽闞三茅而戶天目天門天柱曾不能以一抔置目中巍巍乎崇高矣內諸侯分部而治無若內史尊顧政令或格於專成而聲教不及於三輔使君以監司位諸侯上

若衣之冕若絅之綱列郡吏民莫不傾耳目以壹觀
聽譬則大郭首出齊民具瞻儗於其倫殆非虛語郡
大夫避席曰固也王屋太行一魁父耳是奚足以祝
公保章氏言是歲五星聚于奎璧在天成象千古一
奇時維仲秋日躔壽星之次使君懸弧之旦適當其
期都人士喁喁五穀熟而六府修其惟今日吾儕幸
然奉職宇下適覩厥成殆亦希世之遇也天亞地效
故有地斯有天公參而一之壽可也祝可也不佞道
昆方在埸事鬨都人士述郡大夫言諸父老躍然曰
列郡協諧地宜君侯本諸星紀形孰如象卑孰如高

君矦得夫不佞唯唯雖然郡大夫殆槩言之未竟也不佞請竟之天之經緯莫非星也而景星則惟含譽地之蟠委莫非山也而神山則惟蓬萊何以故有目者不易覯有趾者不易躋故也今之監司兼攝藩臬總領諸矦嚴矣嚴則尊尊則重上尊則民畏上重則民安當世所不便者兩端其一章程其一供億奉章程者聽納廣而獄訟繁文法深而論報急追呼逮繫民其無如是以爰書擾之也奉供億者厨傳飭則地主勞扉屨共則倈人病不望塵而拜則負弩而趨是以騶書擾之也使君莅吾土二年矣訟者什卻而一

聽聽以不辜報者什納而一更更以不麗吾郡僻處
深阻望使君如望雲霓即庶人在官曾未一覿使君
行色天周行不數則難諶如天布令不煩則易從如
地譬則含譽之在中天璿璣不能測蓬萊之在東海
舟楫不能踰斯其不萬仞而尊不萬鈞而重矣聞之
老氏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理
天下信斯言也使君之能事直緒餘也土苴也其所
以自爲未丈者則其眞也與哉大造有眞天爲星而
地爲嶽人得其眞以成中位下應嶽而上應星和氣
致祥三極交暢使君以豐年而壽境内境内以景星

名嶽而壽使君以爵則九階三事以齒則耆老期頤皆自此始吾見其地文泱泱乎蓬萊爾已吾見其天德煌煌乎含譽爾已此郡大夫有懷欲吐者也諸父老何足以知之於是郡人士述不佞之言告郡大夫乃屬惇史載之爲使君祝

介壽篇

鄉大夫爲期會者以什數狎主尚書休則同休慶則胥慶至洽也慶莫如壽則聚吾黨壽之癸未仲秋程震伯行年六十尚書帥吾黨爲壽震伯固辭無似廓然始祥寧詎敢預嘉禮且嚴君在無論犬馬之年尚

書領而善之親不遺尊不偏能子也太公幾及耄矣吾黨胥命來年甲申孟冬大耋之期且至尚書以尋盟往震伯將太公命而固辭無似越在場功家大人手書無似七十不與賓客之事禮道則然加我十年不勤事而勸矣孺子其先期以告毋使賓勞比及宵中家大人下堂而失足乃今履不及閾杖不及庭藉第令瘳惡能拜諸大夫之辱無似敬聞命矣願因長者以謝諸大夫尚書咍然笑曰噫辭由太公則太公過辭由震伯則震伯之過過于太公其過何居過自取也吾黨亦既耆矣老矣其或夫婦偕矣未嘗不數

數然慶矣幸而逮事惺八九而喜二三親以及覩自
太公始太公壹以筋力廢禮禮然乎哉古人不以一
日易三公介壽之謂也震伯壹以從命爲孝孝然乎
哉司馬闗胏胏親願爲紹介道昆不佞奚足以介太
公竊惟養生家言莫善於黄老後世以斯爲教父惟
毋勞乃可長生味其言太公倍矣少力經術業成而
數奇震伯旣受父書囊括而穎脫太公程督日至葢
與震伯同勞比爲郎入繕部　世廟齋居決事内豎
鴟張嘗使楚治　王宫畢事還朝治　西内日與諸
内豎持羸縮獨以彊項當馮陵諸内豎壯郎卒之費

半而功倍會治河急　上遣大司空行郎以都水當
大司空悉豁前籌決策適行蜚語金吾緹騎出視河
工大司空倘辦郎若傳干檐議復留河故道幾徇魚
腹而更生乃若龍伯徙宮水神濟涉齊諸志怪未之
前聞工告成郎予告而左矣有頃貳青州牧參撥士
議海漕出入風濤顛毛盡脫再告不許由駕部守雲
南則以三尺持上公幾中酖而幸免所至以彊幹顯
中外最諸同曹大公居庭傾耳以待報政近者月至
遠者時至近則訓之以官守遠則屬之以官常即貴
無位而高無民其勞鈞也比歸于舍庶足以代公勞

公持家秉自如子姓受成而已故自庭戶以及土田必以身涉自旦日以及昏夜必以身先長孫聞成均程督壹如震伯幼孫聞外傳程督壹如長孫即在季年其勞滋甚顧其神滋王殆亦長生之徵夫非天授也與哉胡然而難老也竊聞之矣著不息者神行著不動者形載形以不勞而固精以不搖而凝其斯爲黃老之無爲不動之能事也地道也勞而中柴形不斲固而固搖而內護精不斲凝而凝其斯爲羲文周孔之乾乾不息之能事也天道也太公故以儒而紬黃老蓋辨此哉明此而傳之子者而益彊明此而貽

之孫彊而益壯家教刑矣即天佚公以老而公不忘勞吾黨幸一登堂辭者何也且也孝有小大用力儉於用勞震伯急其命而務勤氏勞足多矣退而歸養力客奉以承親驩此吾黨終身願之什而一得者也又惡乎辭震伯拊身而謝曰無似夙承嚴命其何敢方司馬以諸大夫之命命之敢不專達既得請乃肅諸大夫

海陽程次公七十壽序

海陽為新都上邑故多賢豪懸簿擊鐘戶相望也其東南路吾歙則程氏世家次公席故饒用貰起富顧

獨折節國士其婚姻皆郡中名公卿歲九月哉生明
次公始懸弧稱老於時相君之祝自三事至廷尉之
祝自三臺至焜燿乎七仞之堂其姻氏吳太學製錦
而虔其中且藉手於不佞則以三公鼎立悉在親暱
比隣矧次公與故尚璽公有盟則公族也余小子福
詘於口願乞一言為酌者先往不佞歸子舍中儼然
過次公及胄子爵其時次公碩膚革富旅力不啻盛
壯之年乃今遽告老乎其未也顧兩君之祝具在何
居夫人壽以百歲為期迨老而傳直十之七耳自古
業已為希有又況什全者哉其在詩曰天錫難老老

而未老是之謂難以老則難以什全則無難矣不佞
一再見次公未習也次公何脩而得之太學進曰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兩君之祝君子也相君謂次公善
賈則陶朱公藉令為士即鬻熊姜牙無讓廷尉謂次
公厚積而有稗于時則鴟夷子躬行化俗則王彥方
内外禮讓則梁鴻萬石君聚食于指庭無間言則張
公藝兩君皆肺腑擬次公必於其倫擬者七人得其
一亦足以老乃今兼七德而身之也則其難老固當
不佞曰嘻信兩君言次公得天矣族賈無慮累萬公
擁素封世儒無慮累千公下六翮疏戚無慮百端賴

公聽直庭內無慮百戶賴公咸宜語曰得全全昌次公事也其天全矣相君方以身退爲義則以善息而脩次公蓋天道猶張弓不能不弛一張一弛全力在焉是一道也廷尉以忠告爲親親則以繩繩而佐子姓蓋希犇不能不波渾沌不能不鑿削雕爲朴其天始全豈惟漢陰即大庭氏亦猶是也兩君之言至矣美矣言盡於此矣不佞何言太學拊身而請曰固也善言必三不佞避席曰嘻次公惡用吾言即言之宜無當次公者莫非賈也而程鄭以遷蜀豪莫非遊也而程子以傾蓋顯莫非勤王而程伯休父以淮浦最

莫非訓子而太中以燕翼昌無他世類殊也新都自太守公元誥起晉開府忠壯公靈洗起梁世類之殊無論疇昔天畀之厚則畀之全胥此耳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夫豈不奇難與拔久大椿之壽其春八千析若之華其光不夜其所託者滋久則其所芘者滋豐夫豈無及于繁霜夫豈無撼千巨浸卒之社櫟之亡若朝菌方壺員嶠之失若流波惟椿及若巋然獨存則天也非人也否則海陽之金穴如林固不必黃髮幸而黃髮固不必令名借曰謏聞亦擊缶嗚嗚者之爲也要以黃鐘大呂安敢望大公於是太學述不馴

之辭敬脩三爵次公北鄉而醻者二東鄉而醻者一然後脩無筭爵舉旅行酬禮既成乃謝太學

封給事楊公六十壽序

自　上求直言凡諸骨鯁之臣莫不烝烝嚮用其在言責則左右掖尤親先是楊使君居掖垣三徙左次雅以司直取重正色而憚同朝頊下　璽書則以監司觀察中都郡邑同曹灑然而畀主爵胡為乎易耳目之用用之股肱主爵曰主臣中都為　高帝湯沐紀綱之役惟其人比者淮甸歲侵嗸嗸易動第出使君交戟下奉三尺部署之　祖陵帝鄉　上方無用

嵩目爲也使君謝曰同曹言過主爵言亦過使芳待罪監司中朝不失一封事藉令他徙中都不失一患文或畢集或孤棲惡能爲多寡今茲家大人耆矣頃得以 申命遂親及今奉章服而朝攬揆輿家慶會此人子之上願芳於是乎侂得之幸也同曹舉欣欣色喜使君由直廬而歸子舍其何以壽太公其觴光祿邪其豆大官邪自 君所而戾閭之庶可以望太公腹矣使君謂否素餐何敢取餘家大人茹淡而甘菅不以口實恣特殺無用此則又以使君拊循凡二縣宿衛凡三年垂橐而歸僅以清白還報猥云爲儉

將亦儉於親乎巴蜀故饒良金美錦具在歸而求之
父母之國亦足承驩行矣使君謂否若由巖穴起家
家大人故以儉師後人矜一介毋苟得雖修譽命無
所紛華無用此既而叩太公何好曰好文誦何氏書
曰好誦佛氏使君及門之士則南宮得雋居多程司
理鼎輔過里門述其言以告不佞釱猶穀也寧敢失
音師門先生白首丘園攻文佞佛願乞一言以諗庶
幾同聲不佞避席而辭衆白疇能為役使君之所為
太公壽也天主之　君主之而太公之為無量壽也
則佛氏主之矣先王以射取士後世代射以明經童

而習之莫不敬率要以澤宮中鵠千耦一人奄忽而老諸生纍纍相望晚成不能以萬一視少壯尤難夫既不能必之身寧詎能必之子太公未艾而以子貴未耆而以子封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業已於吾身親見之矣此非可以翹足而待頫首而求故曰天也人臣之義父不得而子者三一曰爭臣二曰將三曰使爭臣以身徇國將徇枹鼓使徇簡書三者義無所逃親不勝義乃今京觀封矣塞門款矣將無交綏使無專對二臣無難惟爭臣職在納忠憂治世而危明主往往自立于不諱務盡平生之言幸而入則以木從

綆不入則以水投石即驪龍可擾如攖徑尺何哉始使君立朝近在侍從進持國是退斥官邪上之　當宁斂容下之當路斂手何錚錚也幸哉有子如此不足多乎顧戴日月披雷霆其察不遺其威不測則太公念之深矣是行也繡衣持斧爲　天子臬中都無將曰之臣也乃今而後爲吾子也帝之懸解不亦愉乎快哉易有之近多懼遠多譽其居則然故曰君也夫慮安危矜失得欣戚日相搆吾前神雖王而火馳或非壽類西極有至人也者爲之兩忘欣戚不入於心心無住則無生矣太公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

幾於忘蜀距西方不遥咫尺儻然旅長者子歷化人居直游心於亡何有之鄉倏然而已即使君拾級而盡九等于于然且忘之是之謂無住心是之謂無量壽太公事佛唯謹故曰佛氏主之有如彼岸可登其言則筏也不佞行且紹介鼎輔逝將從太公方外遊願乞上方醍醐遣曼殊師利爲壽

兖山汪長公六十壽序

門人程康功受室於孫太學太學受室於汪長公程生得事長公則舅之舅甥之甥也歲乙酉月嘉平長公始者太學殭矣程生將遞爲壽則抵不佞徵辭不

侫語生爲壽非古也其自周始祝幼主而稱萬年君在則禮然何論年數其以什年遞進昉於禮經世俗稱壽者三艾耆爲下彊仕以降畧而不稱以親則舅爲愈親以尊則外王舅爲愈尊尊親敵矣顧太學待年可也惡用負俗而致之辭於是遺太學詩獨脩辭爲長公壽長公家世閭右著兗山自大父賈房村世以麴糵起富市賈不二較若持衡由徐邳以達京師諸賈悉受成如祭酒及長公息故業業已不貲會河決呂梁治河事起長公則以房村居下流當受河患徙故業而居息吳越之間卒之河齧房村而長公之

業益振人言長公之筴事也如飛衛之貫蝨也痀僂之承蜩也無虛發矣顧長公持大節振人之窮務出什全嘗渡江同舟有遺金槖者則坐待其反挈千金槖全歸之遺金者請姓名卒不告而去舍旁爲諸宗寢室遞納劵以售長公長公嘆曰何哉諸宗居此猶蟻蛭猶蠭房一旦去此而之他將安所聚族諸宗請益力吾黨之求飽也愈於求安長公嘆曰諸宗直將爲糊口計邪無寢則無烝嘗先世將不血食乃爲之拓地治寢徙而居之如初於是以善價歸諸宗各出其羸爲質劵由是賈者賈居者居不自知其室之徒

也里受谿流通率水獨力以梁上游人言長公不儒而闊不俠而節長者也長公魁然七尺丁年病疹而安爲人椎少文寡言笑居常亢直不取茍容雖善治生率推赤心置人腹雖席饒益率以儉師子孫所謂不言而躬行殆庶幾矣吾鄉業賈者什家而七贏者什家而三第蒙故資大都以奢溢而快一逞其或纖嗇爲政直將堅虜守而棄人倫甚者出之以機心深中重發幾不可測卽張弛異用成敗殊塗諺俗所漸皆是物也長公雖與時逐而錯行如四時時作時長時歛時藏其於天道葢冥合也若以質直自任其百

昌之宗與夫乾以動直而大生坤以秉直而廣利人之生也直理有固然老氏猥云曲全是或一道也長公息子二長者主器次者受業成均或繼陶朱或方建慶挺然丈夫子矣則其質行足壽則其聲名足壽則其門祚足壽寧詎以其爲素封也者而壽之元方又言孺子功婚太學則長公蒞之盟次君贊牛耳以從太學惟命乃令孺子猶然守家塾蓋甚慙於長公司馬幸而一洗之無寧紹介者謂其賴之厚也晉閒次君以經術著固數奇要以鄉三物必不能舍次君程生亦其曹也長公待之矣

太函集卷之十六